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三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安成王篡立 項

淺草文庫

陳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歿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擇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

周人遣昌還
侯安都知文
帝意自請迎
之順於中流
以功進爵清
遠公

毛喜進和親之策

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群臣上表請加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為驃騎將軍湘江牧封衡陽王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中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為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

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冬十

一月周人許歸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來聘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為柱國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

為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

安成王頊南

帝慙失言於杲

周人歸項妃
柳氏子叔寶

上憂伯宗柔
欲立項
亦
辭孔與亦
淨以對

通鑑綱目 卷一百四十三
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
杲之禮有加焉。項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
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尚書僕射
到仲舉。五兵尚書孔與共決之。與琇之之曾孫也。疾
篤。與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項吏部
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人侍醫藥。樞君正之子
也。太子伯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項曰：吾欲遵泰
伯之事。項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與等曰：今三

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
法。卿等宜遵此意。孔與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
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
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
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與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與
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
言為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庭爭。防微杜漸。
以絕覬覦之心。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

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至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癸酉上殂。太子即位大赦。五月庚寅。以安成王頊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為梁州用劉師知為中

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官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眾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眾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救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

師知
不佞謀

毛喜吳明徹
勸頊留中遂
殺師知暹免
不佞官



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
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
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
翁。其可得邪。項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
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
願留中勿疑。項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
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
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
知也。喜出以報項。項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極
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
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
並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項雅重之。故獨
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項。右
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
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
賜鐵炭使修器甲。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
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
朝。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

韓子高與到
仲舉謀誅項
隆防等告其
謀俱賜死

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都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

伯茂居

預之。司徒項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中與帝游處。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啟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項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爲質。五月癸巳。項以丹陽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司徒項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軍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并與江

周人議出師
應皎崔猷言
不可宇文護
不從

淳于量吳明
徹大敗周梁
兵皎黨曹慶
等四十餘人
俱死

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湘州總管衛公直督狂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用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枉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

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西軍又以繼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犇江陵。衛公直亦犇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趨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杜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啟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王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旣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

程靈洗擒裴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
日乃擒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秦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侯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廢帝殺伯

宣帝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勣爲右僕射勣份之孫也張溥曰安成王之廢文帝子伯宗也以慈訓太后令告於朝堂謂其罪浮昌邑聲醜太和及考史書第云太子仁弱帝摯漢惠流亞不聞有衣車納女衰絰生子之事也安成居已齊聖處人凶淫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始興昭烈王道談仕

梁爲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所生惟文帝及安成王頊。江陵既陷。安成與長城世子昌俱沒長安。文帝卽位。周人歸昌。元嘉三月甲戌入境。丙子濟江。隕於中流。四月丙寅。喪柩至建康。是時武帝上賓。親子零落。惟衡陽僅存。羣臣哀思故主。屬念東宮。急望昌入。見宗廟。退班諸王。乃竟衣冠迎櫬。不聞燕笑。但聞哭泣。膠舟水濱。其誰爲賊。衡陽獻王入江不化。侯安都封公。不慚。陳文殘忍。奚啻蕭鸞。獨安成一

則進參臺閣。被顧命。蓋兄子則殺之。母弟則信之。又謬言禪位。要其三讓。自此與百年之後。孺子無恙。孰意攫而有之。不俟再歲也。劉師知涉書傳。明典章。迫梁敬帝。遶床走。執衣加刃。走報陳武帝。武帝曰。卿忠於我。後莫復爾。此實弑君之賊。後忌安成。與王暹殷不佞。謀矯詔。令還東府事。覺死北獄。適償厥辜。非死忠也。到仲舉與文帝同里。深相結。韓子高美麗。十六歲。卽執備身刀。從行。華皎事王偉。文帝囚於侯景時。遇待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甚厚。三人微賤相暱。其於陳文猶漢高之盧綰。樊噲。安成偏主。起而致命。視孔魚食言偷祿。死者重喬岳。生者輕鴻毛矣。文帝殺衡陽。安成殺伯宗。伯茂何罪。亦罹其毒。彼實有不平之言。所以難免也。昌次不當爲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爲天子。亦不死。甚哉。天子之位。生殺之器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四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周陳之叛

梁敬帝紹泰元年。初。晉安民陳羽。世爲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饑。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

陳羽求傳郡於寶應

近世綱目

卷一百四十四

平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

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驕橫續

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眾

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

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

廷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

皆棄農業群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

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

質朴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接

繩破篋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

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

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

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供上患

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眾請降即以乾為建安

太守乾子範之子也

臨川帥將殺周續推周迪為主

又與周敷相

郡獨務

蕭乾招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四

二

文帝天嘉二年，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異以異為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內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眾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留異心懷兩端

河敷入朝迪
藉其襲敷敷
狹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越且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已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敷與戰破之，乃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賈人，欲襲湓城，未發，事覺。潯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



寶應除與異

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

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

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留異始

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

異大驚犇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為流矢

所中血流至踝乘輦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迨而

為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

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犇晉安依陳寶

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收

安都戰捷
與子忠臣
并依寶應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四
四
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帥精甲
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
王頊代之。

奇以十事諫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眾潰脫身踰嶺犇晉安依陳
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
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
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
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
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
退足以屈彊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
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
藩戚之重東南之眾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
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
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
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胷中豁然曾無纖介。况
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譏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

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
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
坐論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
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
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
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
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
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
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
前古。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
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
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
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
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
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
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
之勢。九也。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
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

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遣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冬十一月辛酉。章昭

昭達大破周迪

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十二月。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蕭以城降

延眾復振反 給殺敷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眾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

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王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達擒寶應

丁貞臣以土免死

靈洗破迪牙執斬之

陽王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鮓。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張溥曰。周迪。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中。挽強弋獵。既代周續為渠帥。主梁元之世。授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陳武受禪。出兵拒王琳。擒李孝欽。

樊猛余孝頃送建鄴。文帝嗣位。熊曇朗反。復結周敷黃法氈圍屠之。功賞甚著。陳寶應。晉安侯官人。閩中大豪也。襲父羽太守。陳文武時榮命。敷出有加。至子女受爵。宗正錄系。夫以草澤之雄。鳴壁之長。攻剽不仁。凌暴鄉里。此亦古吹簫販繒。監門屠狗者流。驟富貴。任槐岳。名列功臣。家啓疆土。匹夫隆盛。志望已極。猶懷異圖。狼逸犬噬。不顧夷戮。是非兩人。始願蓋賊。臣留異教之也。異東陽狙黠。蔑守宰。殺郡丞。盪放自爲。侯景之亂。臨城公蕭大連。版爲司馬。殘狡失衆心。賊將宋子仙攻會稽。異背降。爲嚮道。反執大連送景。及景敗巴丘。劉神茂謀應江陵。異復附之。神茂敗。又款於景。免剗斬。其譎詐傾險。什百於呂布。劉牢之。陳寶應爲其子婿。周迪與之通謀。兩人愚悍。惟彼所使。虞寄流寓東山寺。致書寶應。諫以十事。卽馬援說隗囂。斑彪著王命。無其慷慨。寶應戀戀閨房。甘與同惡。章昭達乘流放觴。縛取草間。周迪爲程靈洗所驅。竄身山谷。駱牙斬

之道傍是時留異桃支敗北。依棲寶應。亦懸首建康。少長咸死。雖舟船下瀨。南州底定。然連年鞠旅。方剪三兇。國力幾頓矣。蓋異罪同王偉。漏釘舌之誅。惡浮彭儁。逸抽肝之罰。不唯赦之。又降帝女。錫以昏姻。刑賞一乖。封豕日競。豈非帝失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四終

宇文護殺趙

宋建安袁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三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巴西逼令自殺。夏四月。

宇文護殺趙貴

護逼殺獨孤信



護聽薛善言
殺齊軌

植孫恒乙
以質拔提

等謂王圖護
灌被殺護
是廢王立毓

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府司馬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

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疎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群公入醮，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辨，自陳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

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護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弒略陽公黜王后元氏為尼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晉明公
王后為尼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為太師夏四月周以太師護為雍州牧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周處士韋夔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夔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



宗遺詔召魯公入即位

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
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糖餽而進之帝頗
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
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
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為世宗
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
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
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為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
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
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
表固讓

宣帝大建四年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
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
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

更季才勸護
歸正

帝與衛公直
宇文神舉王
軌宇文孝伯
等謀護

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知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
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
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
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願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
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
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
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
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
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
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
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
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
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
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
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
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
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
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五

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
 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
 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
 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
 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
 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為護所親
 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王上春秋既富
 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
 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
 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

植以義勸
 護兄龍恩
 以憂卒

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
 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它志邪又聞其先與龍
 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
 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
 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
 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王相
 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
 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

備公直請誅
宇文憲帝不
許

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大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柱國竇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旣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夏四月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

張溥曰。周孝閔帝覺剛果。明帝毓仁明。皆末世有道之君也。見弒於宇文護。予竊痛之。護父邵惠公顥。文帝泰之長兄也。顥三子。什肥爲高歡所害。導鎮隴右。卒於上邽。護幼少。大父德皇肱最憐愛。年十七。依泰於平涼。泰諸子並幼。委以家務。歎其類已。旣從征代。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咸建功績。泰臨殂。召護至涇州。屬以天下事。泰於護分雖叔姪。情猶父子。旣輔覺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九
恐名位素卑。羣公不服。于謹對衆推之。人情始定。護又慮覺幼弱。欲其早正大號。逼魏恭帝禪位。覺稱天王。月餘。恭帝殂。綱目直書護弑。蓋護專周政。弑君之事。孺子何知。歸獄於護。書其實也。護方握權。卽殺趙貴。獨孤信。於是李植。孫恒等。起而圖之。張光。洛泄言。植等誅死。護遂弑覺。立寧都公毓。毓素有識量。雖爲護擁心。弗善也。護遂使李安進毒而殂。編年考之。護丁丑二月。弑魏帝。九月。弑覺。庚辰夏四月。弑毓。相望四年。歷弑三主。置君奕棋。惡尤甚焉。夫大臣有罪。天子殺之。憂國者猶慮其漸不可長。力諫爭之。豈有人臣弑主。晏安嘗試。今日爲之。明日復然。彼惟狃於習慣。喜怒自行。不知其懼黎民。驚宗廟也。高澄無道。刃起盤下。寧都明毓。毒中饅餽。膳奴爲禍。飲食戒諸。然蘭京可防。李安不及防也。洋人討京。鬱斬漆首。安毒君無恙。武帝誅護。殺於殿中。齊王憲尚不知其罪。當日大權在護。國諱君死。何人賊傷。久不推問。其廷無人哉。武帝

魯公邕泰第四子毓遇毒大漸口授詔書召而立之託以事生哀死瞻望慙懃卒誅護者武帝也秦不知護輕委以國而二子俱死毓深知邕舍子而立而讐賊服刑然則寧都雖死猶能討逆可謂賢矣宋文詔誅謝晦張皇六師魏敬手刃天柱不免後患此皆功倍於高貴而智遜於魯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六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木杆貪齊賂
欲背周楊荐
正責之乃出
師共擊齊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

周楊忠拔齊
十餘城

周師及突厥
逼晉陽齊主
欲東走孝琬
請委獻部分
乃止

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
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慄然良久曰。君
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荐等
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
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
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
會於晉陽。冬十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
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
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恒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
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
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
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
王獻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獻部分。必得嚴
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獻節度。而使并州刺史
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
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
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

將咸欲追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氍毹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

光頭大哭

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王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

字文護訪求
母姑齊先遣
姑歸

遺之
定齊主不聽
親擊

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悅勳州刺史
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欲通好
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
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
姑歸曰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
北河而還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
大掠而還周皇姑之歸也齊王遣人為晉公護母
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且
曰吾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聞恩許得相見
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
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覿見
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
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
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
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
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

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不足勝荷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卽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

突厥告周擊
齊護不得已
從之

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廷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迴帥精兵十萬為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勰出軹關十一月周晉公護進屯弘農甲午尉遲迴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邠山初周楊勰為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

齊太原王士良蕭世怡降權景宣

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勰軍勰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

段韶請先救洛陽

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卽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爲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邛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

周王雄追及斛律光反爲光射死

周達突武請
還軍

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眾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突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王至洛陽。已巳，以段韶為大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齊王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

周楊忠以計
使胡饋輸
軍糧

宣帝大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塞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還

宜陽築崇德等五城。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宜陽，絕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景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無智謀之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

周章孝寬請於華谷長秋築城護不聽遂為齊斛律光所先

通鑑紀事本末

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三月，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圍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

卷第十三城
五百里
孝寬

谷城，拔之而還。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用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濶，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六
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張洸曰：齊洋之時，周人畏齊。齊湛之時，齊人畏周。河清二年，周師及突厥，陽主欲出走。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乃止。旣而段韶、斛律光奮銳挫敵，周師數敗。楊檟勝兵，開關出降。王雄勁將一矢立斃，使齊主遽播越。安能收後效若此哉！段榮起家武威，斛律金著聲勅勒。西人皆從齊。高歡經百戰，功最高。韶與光俱將門子。建武畧，當時齊臣智勇鮮敵。趙用李牧，北庭胡寇。西却強秦，其斯人與。周兵雖盛，何敢與。然有宇文憲、韋孝寬、楊忠等在，比權量力，勢不相下。彼勝此敗，何謂也。宇文護母姑沒齊，遣

訪求齊人歸之舉朝稱慶。護不德齊，制於突
反尋干戈，背恩不祥，宜其敗也。然項王以太
歸漢王，漢王不解兵，卒殺項王，有天下。後世
譏其負義，以此罪護，豈心服乎？抑齊數未盡，
人尚存，護逆當死。昊天不祐，孫皓雖暴，陸抗
死，吳國不亡，齊之謂也。曹操雖強，終身漢賊，
於孫劉護之謂也。宇文泰有事山東，請魏主
乙弗后，納柔然頭兵女，護欲藉突厥攻齊，則
木杆可汗女妻周武，世中國婚姻蠻貊，仇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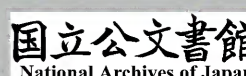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吐谷渾盛衰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
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
位，二部馬關，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
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關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
鬪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

吐谷渾因馬關西徙慕容廆追之不及作阿干歌



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魔悔之。遣
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
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
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傳陰山而居。
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
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魔追思之，爲之作阿干
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
勇力，羌胡皆畏之。

成帝咸和四年

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

之孝而好

聽刺之，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紇挖望使輔其子葉延
保于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孫之
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

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
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
澠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
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澠羌豪也，謂司馬
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

鍾惡地殺辟
笑三第辟笑
憂卒子視連
正絕飲酒遊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一
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
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必可擒也。宿雲請
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
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
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
先王刺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
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
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
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畷者七年。軍國之事

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先王遺教，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
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
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
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秋九月，吐谷渾
視連卒。子視罷立。視罷以其父祖慈仁，為四隣所侵
侮，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
拜視罷沙州牧、白蘭王。視罷不受。

視罷欲建功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元冠軍將軍翟瑠帥騎二萬伐吐谷渾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瓚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洛干奔莫川吐谷渾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奔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澠諸戎皆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蕃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涇勒川大破之

洛干捨子
柴立第阿

秋七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于長柳川虜
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河南王熾磐擊吐
渾別統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二千
十月掘達帥其餘眾降於熾磐。

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奔干擊吐谷渾
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
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捨
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
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

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疆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
秦王熾磐以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
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阿
柴為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
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
之故捨其子捨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

阿柴召諸子
弟奉慕瓚為
主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主。緯代者阿柴之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堤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其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至五六百落。衆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掘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秦。犇昂州。附于吐谷渾王慕瓚。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瓚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吐谷渾王慕瓚爲征西將軍沙

州刺史隴西公。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瓚將其衆萬

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瓚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

魏。請送赫連定。巳丑。魏以慕瓚爲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瓚送赫連定于魏。魏

人殺之。慕瓚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

魏不賞慕瓚
送赫連定功
貢使稍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百四十一
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爲慕瓚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爲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主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卽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綿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瓚貢使至。魏者稍簡。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瓚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瓚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惠王慕瓚卒。弟慕利延立。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都督西秦河沙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瓚有擒赫連
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
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
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秋八月吐谷渾叱
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
王伏羅督諸軍擊之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
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
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
級慕利延弟伏念等帥師萬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
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
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
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
罕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
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
達詣平城西域復通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七
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莫
墳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
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
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
隴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魏所逼上表求入保
越巂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秋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
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
爲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
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
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
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
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楊平
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
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秋七月魏

拾寅兩受宋
魏爵命

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二十餘萬

明帝泰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兵討之秋八月庚申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武帝永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七
九年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雖
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
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
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
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
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
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七
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詔以伏
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
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
宕昌常曰稱名而見謂爲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
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爲魏藩比
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爲
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
伏連籌默然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
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隣國魏主遣

使責而宥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于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于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奔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夸呂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真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

夸呂始稱可

突厥木杆獲
夸呂妻子

還與木杆會于青海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爲寇入周攻涼州
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
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狄所長此寇之來
不過鈔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
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
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
附於周以其地爲扶州

宣帝大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王命太子巡撫西土
因伐吐谷渾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
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
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
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
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
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爲河南王使
統降衆以元諧爲寧州刺史留行臺總管賀婁子幹

鎮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陷臨洮州
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汝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
鄜州州兵擊走之夏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
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
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
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
上書曰隴西河右土廣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此
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
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
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
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
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
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為夸
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
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鬼王訶復懼誅

子呂殺太子
鬼王訶杜
來請因釁討
之隋主不許

元王訶背父
降隋下不

拔木彌請
隋王不納

世伏請以
爾後庭隋
不許

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

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

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

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

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唯教鬼王為

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禪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

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

賊婚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

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

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

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

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

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

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它國聞之

必當相傲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

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隋以光化公主妻世伏

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眾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北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

吐谷渾射殺
張定和

梁默等為伏
九所殺

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
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
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
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
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衛
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
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
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
客於党項帝立順為可汗送至王門令統其餘衆以
其入寶王泥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
果入而還

張溥曰吐谷渾若洛虜皆鮮卑涉歸子二部馬
鬪兄弟責言東西遂分阿干之歌哀思骨肉傳
之子孫為輦後鼓吹大曲其亦詩人常棣之義
乎葉延痛念父讐縛草泣射碎奚憂傷三弟避
位而死視連感父悲隕不遊娛酬宴者十五年
阿豺舍子立弟折箭戒後勉以戮力一心共固
社稷咸誠心為本孝友世承中國之君尚或愧

之劉彧蕭繹死不食餘矣。阿柴并兼氐羌地方數千里。居沙州。號強國。常登西強山。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乃遣使入宋。獻方物。封澆河公。是通諸夏之始也。慕瓚歸魏。禽赫連定。送京師。太武策爲西秦王。魏公卿議論矜大。謂小白賜胙。重耳受田。塞外小國。封賞宜靳。其後貢獻頗闕。此妄以天王自待。而徒失遠人之心也。慕利延殺緯。代叱力延等出逃。魏詔晉王伏羅討之。遂奔于闐國。樹洛干子拾寅立。數傳當隋。

嵬王訶叛父。歸命文帝拒以大義。乃止。國以孝弟始者。反以大逆終。夷族擾擾。失豈在而謀哉。吐谷渾西走。以來。賢而強者。莫若阿柴。暴大而久於位者。莫若夸呂。啓土則氏建。公孫。雄盛則君稱。可汗。強弱之際。可以觀世。卽中國禮樂之鄉。先王仁義之化。傳及百年。不能無變。必欲責鮮卑有治無亂。其道誠難。抑論祖先立國。則賢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周滅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

和士開勸齊
王湛及時為

和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
 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
 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
 然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
 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
 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
 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
 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
 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

齊主以政事
 委趙彥深元
 文遙唐邕馮
 子琮胡長粲

河南王孝瑜
 諫明后不當
 與和士開握
 槩又言趙郡
 王不可親近
 逐至替死

粲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槩河南康獻王
 孛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
 言趙郡王劼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劼及士
 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劼言山東唯聞河南王
 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
 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
 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醜之於
 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
 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
爲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
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爲
祕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爲民顯祖
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爲長
廣王珽爲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
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
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珽
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
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
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
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
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祖解珽當目外上表論之士開
許之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
易土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
太子官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
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
子緝太子卽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

聖言文宣不
當稱文祖

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
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
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
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
寵，見重二宮。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
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
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
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
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
謚號。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

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
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
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
須着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
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
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

尚王孝琬
上開祖
皇殺之

自尤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上皇以
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
步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
輔玄倒鞭過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
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
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
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
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

瑛謀為宰相
欲去彥深等
上皇怒徙
州眼為撫善
丁獨所薰
明

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
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
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
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
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
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人後官乎上皇益怒以刀環
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
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
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

徐之才善醫
和士開出之
六亮州上皇
疾迫之才
不及遂殂

羽布衣。帥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琺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為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亮州刺史。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冬十月

辛巳。齊以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二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宜

子琮說士開
發上皇喪

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三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坐。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也。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

開得幸於
與婁定
等號八貴

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邑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

向叡潤延宗
與婁定遠元
文遙彥吐根
謂出士開為
外任士開以
夫女珠簾賂
定遠入見太
后遂得留叡

刀諫主令劉
桃枝拉殺之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八
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
多言。獻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賈，
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
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獻等或投冠於地，
或拂衣而起。明日，獻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
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
梓宮在殯，事太怱怱，欲王等更思之。獻等遂皆拜謝。
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獻
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
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闕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
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獻等云：文遙與臣並為先
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
過山陵，然後遣之。獻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
后然之，告獻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
為西兗州刺史，葬畢。獻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
開，過百日。獻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
人知太后密旨者，謂獻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
違？獻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

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言遠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方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觀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且曰。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久典朝政。清

尚阿那肱韓
長鸞有寵

抑士開高阿
那肱為陸令

營養子
令萱為女侍
人侍附穆舍
用冒姓穆氏

瑛以書說陸
恣達士開與
陸媼請毛召
人

自守朝野寬惜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
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嬖

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

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

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

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

累遷侍史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

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

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

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

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

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

衛大將軍官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

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因令

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

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瑛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瑛

乃遣陸媼弟儀同三司恣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

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
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胡長仁謀刺
殺士開事覺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啟稟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

子琮與士開
有隙

王子宜高舍
洛劉辟彊馬
子琮說琅邪
王儼殺士開
以計取可即
蓮庫狄伏連

馮永洛斬之

者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上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無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

儼欲誘殺令
萱穆提婆帝
在斛律光至
儼徒駭散庫
狄伏連等皆
死

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
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之
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荆家家髮為尼臣為其
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娣
姊來迎臣即入見娣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
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
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
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
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
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啟太后曰有緣復見
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
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
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
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
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
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
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
引其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世

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鑿亂築，擊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豐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

陸令萱何洪

趙彥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

趙元侃

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

劉桃枝

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

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舉密迎珽，問之。珽稱周

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

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

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

午，帝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

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承巷，

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兒。」桃枝以袖



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
 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太后號
 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
 畿府入領軍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
 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
 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
 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
 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
 有暴逆事帝許云鄴中有變彎弓纏箔馳入南城遣
 宦者鄧長顓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
 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曇獻等與胡太后通伏誅太后幽於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
 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
 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
 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
 射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
 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
 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一
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
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琨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
曰小人乃敢爾後琨在內自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
又怒琨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
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
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
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
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琨因而
間之光弟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
兵士馬精彊郭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
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光雖貴極
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
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
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
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
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
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
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

山不推自崩，榘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鄰，鄰
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
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
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言
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
也。且解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
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
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問，唯何洪珍在。
側帝曰：前得公啟，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禮。珽未
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旣有此意而不決行，前
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
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
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毋
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
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
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
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
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

欲
反

光血跡不滅

祖信明光家無反具

斛律美不拒殺使

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罾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

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裹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殺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辦世會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

瑛與令萱謀
出高元海體
尹子華等

齊廢斛律后
高駘人

胡太后飾兄
長仁女媚帝
遂立為后

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瑛，瑛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瑛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瑛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瑛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瑛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胡瑛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

高行厭蟲
高穆昭儀亦
立為后

萱乃使人行厭蟲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
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
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
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
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
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十
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
作色而言曰何物親侄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
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上
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
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
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
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
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
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
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
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萱

高穆韓號
貴

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晨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犬不可耐，唯須殺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

段孝言與長
等構逐珽

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
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好
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
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
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
鸞不許遣人推出相問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
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
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昭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
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
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
以爲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
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
厲色遣下而已旣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
之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
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
覓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
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
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

長鸞陷斬崔
舒張鵬封
侯劉述妻
郭遵

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已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啟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合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資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二月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

六通號齊王
無愁天子

宦官鄧長顓
陳德信胡兒
何洪珍等參
預機權舊蒼
頭劉桃枝等
皆開府封王
狗馬鷹號儀
同郡君鬪雞

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
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官皆寶衣玉食
一
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
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
則然火炤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太像一
夜然油萬盆光炤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
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
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
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鄙
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鬪寵任陸令
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
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
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
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
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
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
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
君之號有鬪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四十八

二十四

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伐齊命邊鎮益儲待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有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

陳代
三策

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鵝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於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鵝以

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峙。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術聘於齊。以觀釁。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請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知之。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

王丁詔伐齊以枉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
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趙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
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隋公
楊堅廣寧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
陳內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
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訃盟之兄孫震
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使上士宇文弼曰齊氏
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位尚有其人今之
出帥要須擇此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
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
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熙曰河南洛陽
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
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
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
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
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
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
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

齊獨孤永業
以計退周師

齊獨孤永業
以計退周師

周主決計伐
齊

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
東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
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潭二
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
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
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
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
艦傅伏謂行臺乙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
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
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
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
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
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
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
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
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
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

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祀公亮。隋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

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口白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

川師克晉州
虜尉相貴等
齊高阿那肱
不肯奏聞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爲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司

周主欲西還
宇文忻王韶
力諫不從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一

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敵。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

中危。

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

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忼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權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

平陽將
齊主敕止
馮淑妃來
觀城遂不下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通鑑紀事 卷一百四十八
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
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
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
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
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
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
是齊人恐舟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
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
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

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
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
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
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
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
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璧援軍
來卽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
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
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

周師與齊戰
馮淑妃穆提
婆呼敗先走
齊遂大潰

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
南引周主大喜勅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
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
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
梁裕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
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
情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
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
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

齊主北走於
中塗按轡命
淑妃著皇后
服

主册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
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
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
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
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
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
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
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
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

周梁士彥請
來齊師遁散
攻之

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
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
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
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
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
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
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王欲留安德王延
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
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
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
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
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
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
王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
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
王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
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
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

齊主欲向北
朔安德王延
宗泣諫不從

齊王欲奔突厥梅勝即叩馬諫乃回向

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鄆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之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即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

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潛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

齊并州將帥
因請延宗即
帝位

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舊習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甌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唐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

周主入晉陽
東門延宗與
莫多婁敬顯
夾擊之大敗
而走宇文忻
等勸周主收
兵還攻遂禽
延宗

唐邕等皆降
周獨敬顯奔

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鍾
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
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
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
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
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屍中
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
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饑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
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

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賊
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
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
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
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
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
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
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
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

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啟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湑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湑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啟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去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重~~而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齊廣寧王孝
切請分道出
戰不從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湑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

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司、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勣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上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荀子濫猶恃寵縱暴，民間雜莠，縱鷹犬搏噬取之，勣執以狗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勣曰：「子濫之。」

荀子濫猶恃寵縱暴

之。此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勣，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子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十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仕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

禪位於

禦海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恐懼莫敢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者多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脇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

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

太后皇太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覘周師出滄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

出孝珩
沈州刺史

監已

卷二十一

四

齊顏之推薛道衡陳德信勸上皇往河外

詩入鄴墓三藏猶拒

齊高祖于世榮死義

周主斬敬顯

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
 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
 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
 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
 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
 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
 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
 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
 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
 漁陽斛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
 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
 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
 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
 孝也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啟於朕不忠也送款之
 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
 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
 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
 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

周主幸熊女
生家使宇文
昂訪李德林

幼主禪位
於任城王浩

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
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
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
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
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渡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
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浩又為浩詔尊上皇為無上皇
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
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
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

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
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
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
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峴候周師自與穆后馮
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顓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
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
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
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
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合

齊田鵬鸞死
長

高阿那肱降
周齊上皇幼
主等皆被禽

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室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各隨蔭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并可毀撤。瓦木并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

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湝遣二謀覘之。候騎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賊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湝陳

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畧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其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一寄，恨不得握兵符，受釜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

用兵多謀畧，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出，資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援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

齊趙穆等謀
執封輔相迎
任城王潛不
果乃迎范陽
王紹義應者
二百八十餘
城

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
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
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
以誅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
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
一自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
寶寧者齊之疎屬有勇畧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周上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
二各置官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周主

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
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
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卿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
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
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速斬之
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
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
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
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

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目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歛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之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伐虜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使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後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訖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

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舍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

誣高緯
謀反
宗族皆
死

高潛妻盧氏

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

文神與
昌期紹義
突厥

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逆高紹義佗鉢可汗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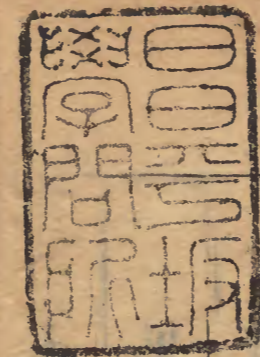
右諸昭
可汗以執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贈佗鉢可汗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以之病死於蜀

張溥曰趙高教胡亥肆志寵樂和士開說齊湛縱橫取快百世而下其術同符若祖珽進計欲上禪位東宮始稱極貴則振古未聞也高氏以豪俠起北邊世無令德歡演篡弑澄洋淫暴魏鼎遽遷桀宋無恙人方謂傲天過厚惠逆吉凶

理有未信。又甚以武成繼極。惡等文宣。河南河
間樂陵諸王。無罪而殞。羣小朋昏。牆茨不掃。及
身而斃。逸罰猶譏。況太子不肖。無故禪立。婢媼
擅定策之功。優笑獻推戴之力。宮車未晚。而新
君受朝。太上方壯。而元子南面。是則桀紂同宮。
幽厲並國。上下爲戲。勢不終朝。周人起而乘之。
豈特武王觀兵。沛公入關而已。趙熙鮑宏請從
河北。直指太原。其策若行。周師一出。齊可立定。
猶更需後舉。假以歲月者。此周武之不斷。非齊
人之善守也。斛律光死。齊久無人。晉陽城陷。羅
馬不達。韓高握槊。馮妃獵圍。周師既逼。開陣合
戰。婦人唱走。未敗而逃。后服方至。中途齊國亡。
非王有。安德王延宗。患難權立。奮身死戰。東門
之役。周武幾縛。不意鳴角還兵。醉人不整。力屈
被擒。敗非其罪。以劉謚哭廟之忠。負子嬰素車
之辱。豈非天乎。主緯棄平陽。走鄴。繼又棄鄴。走
青州。顛沛無策。唯有逃遁。然遷國不再。身將
歸。孝珩徙出滄州。苟子溢縱暴鄴境。時最危。

尚猜忌忠戚。放縱宦官。死而不悟。夫復何言。
寧任賊。其謀匡復。為憲所執。趙穆等迎立范陽。
敗奔突厥。挽覆舟於中流。起死人而肉骨。官其
難也。齊緯窮感。禪於子恒。厥父覆轍。躬亦效之。
八歲之兒。亦蒙帝號而死。悲哉。



末世之一百四十八

嘉慶御覽

